周恩来视察驻大源抗日部队

卫　士

1939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亲临驻富阳大源镇塔堰头村的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司令部视察。这是富春江畔抗日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富春江畔的抗日救亡运动，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订了一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全国抗战形势开始逆转。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重庆来到东南抗日前哨。他辗转广西桂林、湖南衡阳、江西上饶、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不辞劳累，长途跋涉，于1939年3月17日至4月6日，在浙江进行了视察。当时的浙江，在中共浙江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浙江省级党政军宪重要机关早在1937年冬就从杭州迁到金华和永康方岩山。因而各抗日团体，大批抗日救亡青年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都荟集于金华。金华成了浙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的中心。

周恩来同志是1939年3月17日到达金华的。19日起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兰溪、淳安、建德、分水等地，21日到达西天目山。他在于潜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会晤。周恩来同志在会谈中，获悉驻防在富阳富春江南岸太平、大源、灵桥、里山、渔山一带的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正在东洲沙反击日本侵略军。于是，他改变了原计划直达绍兴行动路线，返回分水，经桐庐窄溪，于26日夜在马坡埠乘民船东下，27日晨到达富阳中埠。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司令部政工指导室主任张齐等政工人员前往迎接。周恩来同志身穿军装，肩披草黄色呢大衣，脚穿元宝口套鞋，弃轿步行。那日，天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难走，上午9时许，才到达大源镇塔堰头村一支队司令部。

司令部为避免富阳城日军的炮击，在山脚下造了3间茅房，中间1间是会客室，司令赵龙文住在右室，秘书住在左室。周恩来同志在会客室与政工人员张齐、周开福、蔡继贤、姚启洪、俞启人等亲切交谈。周恩来同志态度谦逊和蔼。当政工人员汇报了部队在富春江的任务和政工概况以及东洲保卫战胜利时，周恩来同志微笑着说："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早日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千百万父老都在期待着你们啊！"接着，大家问这问那，在问到八路军游击的方法和老解放区变工队的情况时，他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了大家；对于有些他知道得不够详细的问题，就很谦虚地笑着说："这我不大了解"。谈话持续了个把钟头。周恩来同志赞扬了他们积极抗日英勇杀敌的精神。接着，周恩来同志与赵龙文进行了单独谈话，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勉励他争取更大胜利。谈话毕，共进午餐。

午饭后，周恩来同志在大源埠登上一艘小民船，政工人员目送他的高大身影在春雨蒙蒙中逐渐远去。周恩来同志经灵

桥、里山、渔山转萧山、诸暨到绍兴，后又返金华，至4月6日离开浙江。

周恩来同志亲临大源视察抗日部队，影响深远。司令赵龙文，经周恩来做思想工作后，读了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拍手称好。司令部的政工人员放手发动群众，在驻地建立老年、青年、妇女、儿童队等组织，并开办夜校。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富阳县的富春江南岸，有民众教育馆一所，战时民众学校13所、19个班级，参加学习的有1580人。由此可知，周恩来的大源之行，巩固和发展了党在这支部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迅速掀起了一个全面抗日的热潮。因此，富春江南岸广大地区，在该部队防守期间，侵占富春江北岸之日军，未能渡江南犯。

周恩来同志视察驻大源抗日部队至今已五十五年了，然而，他那种为救国难而不辞艰辛、奔走呼号的革命精神，为御外患而深入下层、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作风，犹如亭山之日月，千秋长照。它不仅在当时，给坚持抗日的富春江畔军民以极大的教育、激励和鼓舞；而且给后人留下了一座爱国主义教育之丰碑。在周恩来同志视察驻大源抗日部队五十周年之际，中共富阳县委、县人民政府，为弘扬其革命精神，学习伟人的崇高品德，使下一代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乡，于1989年3月27日建立了“周恩来同志视察大源纪念碑”。

纪念碑座落在大源镇塔堰头村大源镇中学的校园内，高2.57米、宽0.9米，由身座两部分组成，碑身前后都刻有文字，与原有的建筑相宜，四周栽培花木，颇有乡土风格。此碑被富阳县教育部门列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之一。每年春秋佳节，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去瞻仰致敬。

周恩来同志视察大源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蒋介石集团则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了严重威胁。一九三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为巩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委派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从重庆出发，来到浙江抗日前线视察。

当时，抗日烽火正在富春江畔燃烧。周恩来同志在于潜与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商谈中，获悉驻富阳县大源一带的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击退侵犯东洲日军的消息，便辗转分水、窄溪，从马坡下船东航，于廿七日晨至富阳中埠上岸，徒步二十余华里，到大源塔堰头支队司令部，听取司令赵龙文等关于抗日情况的汇报后，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勉励他们共赴国难，坚持抗战，并与司令赵龙文单独交谈。下午，离开大源，乘船去绍兴

周恩来同志视察大源，使富春江畔的军民受到极大鼓舞，更坚定了抗战到底的信心。此事距今虽已五十年，但周恩来一心为国的革命精神，山高水长，千秋传颂。特立此碑，以志纪念。

富阳县人民政府立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新四军苏浙军区四纵两渡富春江

颜　吾

1945年夏天，新四军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先后两次南渡富阳县境内的富春江，与浙东纵队一部胜利会师，转战于金萧路西地区。这是我军在浙江抗战史上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行动。

贯彻“发展东南”方针　积极准备渡江南进

1944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向德国本土挺进。英、法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继攻占菲律宾之后，又于1945年1月在冲绳登陆，打开了进袭日本本土的大门，并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侵华日军为阻止“美军主力攻占上海附近要地可能在长江口或杭州湾沿岸登陆”，被迫制定《对美作战计划大纲》，“从加速作战准备的观点出发”，紧急采取下列部署：第一、“实行战面收缩”，“在以最少兵力而能持久对付重庆军正面的条件下”，从浙赣铁路两侧相继撤出金华、兰溪、义乌、浦江，“转向夺取东南沿海地区，开始浙东作战”。第二、抽调主力置杭州湾及长江口沿岸重点布防。“将第六军司令部移到杭州，……指挥当地部队进行杭州湾南北岸的作战准备”，限命于“初夏时分”（后改期限至七月底以前）“基本完成对美作战准备”。第三、为达到“首先阻止和击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登陆美军相策应配合的中国军队”，“极力妨碍敌人建立航空基地”等目的，严命驻军“强化治安”，出动“扫荡”，并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空前诱降和策动反共内战”。

当此日寇在浙省兵力东调的有利时机，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指挥其部队积极对日作战，收复失地，而是照着蒋介石颁发的《清剿沦陷区奸匪以配合盟军登陆之方案》，悍然对苏浙军区领导的浙西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进攻，“以主力一部分别挺入杭州、嘉兴、吴兴……各附近地区”，妄图在7月底“美军登陆以前肃清江南之共军”。

党中央为打开东南局面，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以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反攻，早在1944年秋就重申“发展东南”方针，并向华中局发出了《关于发展苏浙皖边地区总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1945年初，奉中央军委命令，苏浙军区在长兴成立；接着，领导浙西军民对大举进攻我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军进行坚决反击，连续取得了两次反顽战役的重大胜利，控制了浙西纵横百余公里的广大地区，乘胜进占东、西天目山区，解放了临安县城。此后，苏浙军区遵照华中局“在我军首先进占浙西敌后地区，……并于此任务完成后，相机派两个团渡江东进，与浙东打通联系”和“控制全浙江，尔后相机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积极进行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以选取适当地段和有利时机南渡富春江，继续大踏步南进。

在浙西第二次反顽战役胜利后，苏浙军区司令部从长兴迁至孝丰县境内，以加强对浙西新区和部队南进的指导。为粉碎顽军新的进攻，打通与浙东的联系，军区派四纵队进入浙西新区，增援一、三纵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同时，为加快建立巩固浙西敌后根据地，苏浙军区党委加强了新区地方党、政建

设，在临安成立了浙西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以天目山为界，建立了天东地委和天北地委，在天东地委下又设德清、余杭、临安、富阳等四个县委和县的抗日民主政府。4月中、下旬开始，浙西新四军多次派武装分别深入临(安)新(登)富(阳)边境山区，对富春江北岸及海北地区进行侦察，了解敌情，寻找渡江南进的适宜地点。

在南进通道的选择上，杭州湾、钱塘江、富春江下游沿岸的平湖、嘉兴、杭州、富阳等城镇，都有日军重兵把守。“杭州、嘉兴敌后虽广，但因敌伪清乡和水网地区，大部队转移伸外不便”；“海北地区狭小，不宜部队运动”；“且杭州以东，江面甚阔”，我军“越渡较难”；而富阳县城以西的富春江北岸，因日军兵力不足，很少西出流窜。国民党第三战区所属七十九师等部，则陈兵于新登、桐庐、分水以西山地，意在防范我浙西主力继续西进。富春江南岸虽有贺敏芳的挺进第三纵队控制江防，但贺部一年以前在进犯四明山时曾受我浙东部队沉重打击，士气不振，调到富春江沿线后，又专干些欺压百姓、勾结日伪在富春江上进行走私的勾当，是群众恨之入骨的“烧毛部队”。因此，这一带既是日伪与顽军交界区域，敌人防务比较松弛，又天目山余脉蜿蜒南伸直逼江岸，甚宜我军隐蔽进发；江面不宽，水势平缓，利于舟载越渡；且江南岸就是金萧路西地区，再往东跨过百余里的国民党军控制区即可进入浙东四明山根据地。

5月上旬，苏浙军区一、三纵队向天目山南发展时，浙东纵队就奉命派出部队加强在金萧地区活动。金萧支队和路西地方武装深入富春江畔，由我党富阳中心支部配合，侦察沿江敌情，暗中动员组织群众，准备迎接浙西主力南下。

其时，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陈沛设立在天台的“前进指挥部”，因受日寇“空前诱降和策动反共内战”阴谋的驱使，纠集暂编三十三师及“浙保”、“挺四”等顽军，乘日寇撤兵新昌之机，“向嵊县进逼”，妄图进攻我浙东部队。苏浙军区领导及时识破顽军这一图谋，决心“无论如何我军不能放弃浙东”，“任何情况变化浙东纵队应以一切方法坚持原地并积极控制会稽山，以使浙西我军主力打通联系”。当时正值初夏，青黄不接，“苏南、浙西地区不独粮食困难，个别兵团已停炊，无粮可买”，部队急需新辟粮源。另外，上级党派赴浙东的一批干部，也急需护送过江从事浙东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于是，苏浙军区决定从5月上、中旬开始，派第四纵队一部在富阳县境内的富春江上渡江南进，与浙东纵队主力一部会师。

一渡春江会师　转战金萧路西

5月15日，苏浙军区按预定部署，命令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曾如清率四纵十一支队先行南下。同时，“为应付浙东情况之变化”，军区还准备“四纵其余部队提前向浙东前进以确保浙东”。第二天，曾如清和十一支队支队长余光茂、政委张孤梅等率领装备齐全、携带大小火炮20余门的一千六七百名指战员，护送前往浙东担任浙东纵队副司令员的张翼翔等一批干部，由金萧地委所属路西工委事前派往浙西联络的蒋忠、何益生等三人为随军向导，从孝丰驻地出发，经余杭横湖镇，朝临安横畈、亭子头、板桥进发。

为配合浙西新四军主力南下，浙东区党委书记兼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蔡群帆、政委钟发宗率领

三支二、三两个大队，于5月10日从四明根据地出发，“借道”章家埠，渡曹娥江西进。5月12日途经绍兴王坛附近时，击溃顽绍兴国民兵团郑重为部一个大队的拦袭，俘其一部，缴获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一批，乘胜前进。

我军主力这一南北对进态势，使敌伪顽深为震恐。日寇急忙增兵富阳，并在诸、萧等地加强活动。国民党第三战区也忙令第二十五集团军所辖的“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指挥之挺进第三纵队、第七十五师、第三十三独立旅、第一九二师附六十二师之第一八六团，扼守马剑、场口、方家井、云(永)昌、范氏(万市)镇、于潜至千秋关一线”，并严命顽七十九师在新登县城及以东山地严密布防。同时，复令顽“挺三”贺敏芳的几个大队，沿富春江南场口、青江口、中埠、太平等渡口据点构筑碉堡，加固江防，扣截船只，封锁江面，妄图利用富春江天然屏障堵击，阻止浙西、浙东新四军会合。

5月17日傍晚，四纵十一支队进至富阳县西北的横坞里宿营，并发报与谭启龙联络。其时，谭启龙所率浙东三支二、三两大队与彭林任支队长、杨思一兼政委的金萧支队在诸北会合后，越过铁路线朝路西前进，18日抵达富阳县的大章村附近。

18日黄昏，当四纵十一支队前进到富春江北岸的汤家埠渡口时，侵占富阳县城的日寇已派兵西出，在汤家埠村桥东据守。其步哨与我军隔溪相望，因见我大部队突然到来，慑于我军威势，未敢轻举妄动。这时，十一支队一面严密警戒；一面在高房窗口点燃火把，与浙东部队联络。等候多时，不见南岸讯号，正准备选派一个连组织武装泅渡时，忽闻对岸枪声骤起。原来浙东部队在天擦黑时赶到龙门附近，为避免惊动顽方，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开龙门、环山等村镇大路，改翻东面山道，进抵诸佳坞并顺利地夺取了顽军扣留在剡浦江中的全部船只，即分三路朝中埠渡口及两侧山头迅速运动，发起了攻击。

据守中埠的顽"挺三"护运大队，早在渡口左侧锣鼓山上筑了碉堡；在渡口右面的龙山、学堂山、剡岭等几处小山头上，也构筑了工事，架设了轻、重机枪。浙东部队发起攻击，顽军便凭高据险，以密集的机枪火力封锁我军前进通道和富春江江面。我三支二大五中指导员毛仲倩，带领战士向顽军龙山阵地奋勇冲击时，不幸中弹牺牲。蔡支队长等督率部队继续冲锋，迅速夺占了部分山头及渡口滩头阵地。三支当即燃火三堆，与浙西部队联络。四纵十一支队见到讯号，立刻开炮隔江支援。三支派少数战士在当地船工支持下，冒着纷飞枪弹，乘快船从剡浦江口直插北岸，接应十一支队先头部队带炮排南渡。十一支队先头部队在江南登岸后，立即协同三支迅猛地攻占了渡口右侧的几处山头，歼俘顽军百余名，缴获轻重机枪四挺及长短枪、弹药一批，进一步控制了渡口。

19日凌晨，追歼锣鼓山残余顽军的战斗仍在继续，四纵十一支队主力已开始渡江。当张翼翔、曾如清、余光茂和张孤梅等乘船从汤家埠驶抵南岸时，等候在中埠岸边的谭启龙、蔡群帆、钟发宗等同志迎上前来，相互介绍情况，交接了护送去浙东工作的干部。1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四纵十一支队全体南渡，浙东浙西新四军在富春江畔胜利会师。

会师当天，苏浙军区即以"富春江两岸已完全为我……部队控制，两岸交通可自由往来，只要地方工作开展即可完全打成一片"的电文，向华中局报告了这一喜讯。华中局当即发来"完成控制富春江两岸任务甚慰"的贺电，并根据当时急剧变

化的敌我形势，指示“敌正向国顽作空前诱降与策动反共内战中，在敌（情）尚未变化前（即未开始向国顽扫荡前）南渡富春江部队不宜过份刺激敌顽双方，而应集中力量扫荡浙东敌后土顽部队，打开局面与开辟群众运动”，四纵十一支队“以不开赴四明山地区而暂留会稽山机动地区活动为宜”。据此，会师部队在谭、张、曾等首长统一指挥下转战于金萧路西地区。

会师当晚，部队宿营龙门。第二天，进驻大章村及其附近，一面就地熟悉情况，协助金萧地方党政进行路西根据地的建设；一面派出侦察，了解附近地区顽伪活动，准备予以打击，实行武装开辟。

5月12日深夜，四纵十一支队和浙东纵队三支队、金萧支队一部由路西武工队带路，分两路东出包围了国民党萧山县政府和萧山国民兵团所在地河上店。河上店是位于诸、萧、富三县交界的一个重镇，日寇侵陷萧山县城后，国民党萧山县政府撤逃至此，偏安一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统治区强征硬派，危害百姓，对我党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妨碍极大，因此我军决予首先扫除。当时驻守河上店的萧山国民兵团顽军约有四个中队，因事前得到情报，22日清晨，我军刚接近该地时，顽军如惊弓之鸟，向河上店西北山地夺路而逃。我军边追边打，俘获顽军约两个分队。这时，从诸暨应店街等地出动“扫荡”的七八百日军，却分路赶来河上店附近，对我军突然进行反包围：一路经楼家塔，首先偷袭隐蔽于雪湾山中的四纵十一支队后勤机关。我军当即迎击，并利用100多顶草帽巧作伪装，蒙骗敌人，迅速撤离了该地。该路敌军扑空后，又借助山地竹林隐伏前进，继续朝河上店靠拢，恰与我从背后包抄河上店顽军的十一支队主力遭遇。另一路400余日寇，经茨坞赶

来，从东面进攻我浙东三支队等部。当时我军已占领河上店并正追击顽军各部，因一时不明敌情，只得放弃追击，使大部顽军连同国民党萧山县长罗杰一起，得以漏网脱逃。接着，我军立即调整部署，向河上店以西山地转移，至桥头黄的船河岗一线对日军展开反击。午后2时，我军转移到雪湾山，占领了山头有利地形，将鬼子甩在山腰沟底，并乘鬼子午膳之机，予以迎头痛打。地形和战局虽已对我军有利，但为避免过分刺激敌顽，我军于当天下午3时余，主动撤出战斗。十一支队取道富阳岭下张、史家山头，重回大章村。

5月25日，四纵一支队和浙东三支二、三大队等部，又自大章村分三路出击富阳县的灵桥、董家桥、大源等地，打垮了“挺三”、“浙保四团”、“嘉沪淞游击队”等顽军。

正当四纵队十一支队转战于金萧路西时，苏浙军区为继续打开浙东敌后局面和解决缺粮问题，决定再派一个团南渡富春江。5月21日，军区叶飞副司令员、四纵廖政国司令员等率领四纵第十支队，兵出临安，间道富阳、新登南下，但在临、新、富交界的永昌山区受顽七十九师阻拦，未能顺利南进。5月29日，四纵十支队与我军浙西主力一纵一支、三纵七支一起，参加了新登战役。

自1945年春浙西新四军解放临安，前锋进入富阳西北山区侦察活动时起，在日寇进逼下退守富春江南的国民党富阳县政府，就将县府和县国民兵团驻地搬迁到了景山乡（现常安镇）的沧州，并在那里依仗背靠景山、前临壶源溪，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修筑碉堡，挖掘工事，妄图在我军南渡后作顽固抵挡。四纵十一支队南渡富春江后，该县府更加猖狂，屡派自卫队四出扰民，催捐征粮，拉民夫，抓壮丁，藏粮储物于沧州周

围，拦截抓捕我地下交通员。谭、张、曾等首长应路西党政和富阳人民的要求，同时也为配合浙西新四军在新登作战，率十一支队和三支队二、三大队等部，于5月31日上午由大章村出发，准备攻打沧州。

当天午后，浙东三支前卫一部刚抵龙门村口，群众就提供顽富阳县一个自卫队在该村派粮拉夫，刺探我军行动情报。于是三支三大教导员程远迅速将部队分成两路，拉开口袋，打个顽军一个措手不及，正在保长、财主家派饭吃喝的30余名顽军全部被歼灭或俘虏。入晚，按原定部署，我军借夜幕掩护分两路朝沧州进发：浙东三支队由路西县萧富联络站站长何益生带路，绕道马家坞，暗涉壶源溪，从南面袭击倪舍村的顽军排哨，占领沧州村后的景山（甑山）制高点，然后压向沧州。四纵十一支队以路西武工队为前导，翻越上梧岭，经安禾村渡壶源溪，朝沧州正面及左侧之景山坞口进攻。当夜10时许发起正面攻击，顽军仗着优势地形和碉堡工事，一再负隅顽抗，激战达数小时。我军先后牺牲干部两名、战士九名，负伤干部战士近50名。6月1日黎明前，十一支队用炮火轰击，摧毁顽军碉堡五座，并掩护步兵采用分散、多路、同时发起猛打猛冲战术，全线出击。守军不支，纷纷夺路逃窜。顽富阳县长兼县国民兵团团长欧阳烈、副团长张震鸣等亦仓惶逃遁。我军攻占沧州，歼顽富阳国民兵团自卫大队六个中队的大部，生俘顽团附、大队附以下官兵1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六挺及其它长短枪300余支，弹药20余箱以及电台、电话机等战利品共10余担；还打开牢房，放出无辜被关押的群众近50人。

6月2日凌晨，我军乘胜进行图山战斗，打垮了顽“挺三”第五支队。谭启龙、曾如清、余光茂等率领部队翻越青草岭追

击逃敌，直至桐庐县的深澳与横溪。沧州、图山等战斗的胜利，当地民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顽富阳县长及政府人员躲避到桐庐县的石阜。经十余天的连续作战，富春江南路西境内的顽伪武装基本扫除，巩固、扩大和发展了我党领导的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

6月3日，谭启龙、张翼翔准备率浙东三支东返四明，参加浙东的“讨田战役”。四纵十一支队原定以营为单位就地展开，配合地方建设根据地；同时派出侦察人员深入浙赣路两侧，准备一步步向南推进。但当天下午接到叶飞副司令员从新登前线发来的急电，令曾如清率十一支队日夜兼程赶赴新登东北10里，配合作战。于是南渡会师的浙东、浙西部队，当即在场口地区分头东返和北渡。四纵十一支队经唐棣朱家回渡富春江赶到新登集结地不久，粟裕司令员关于“国顽正分三路向浙西进犯，寻我主力决战，令各纵速回孝丰准备反击”的命令又至。4日晚，浙西新四军主力主动放弃新登，撤向临安。四纵十一支队在新登城东五里处设防，以掩护参战部队回师孝丰，随后，与其他部队一起投入了浙西第三次反顽战役。

四纵乘胜二渡　挺进诸浦金义

6月23日，浙西新四军取得了第三次反顽战役的胜利，为巩固苏南、浙西并联结浙东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苏浙军区决定乘国民党第三战区还来不及组织新的进攻，富春江南北地区顽军空虚之时，派四纵再渡富春江南下，会师浙东部队，组织会稽山战役，扫除浙赣路金萧段两侧敌顽，收复失地，进一步巩固金萧根据地，壮大我党我军力量；尔后联结浙南，

大举跃进。同时，打算“组织浙东党政委员会，以叶飞为书记，谭何均参加为委员”，“统一指挥浙东浙南部队直入闽赣”，并在敌情变化后，“指挥部队担任闽南发展任务”，以实现党中央和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的战略意图。

浙西第三次反顽战役期间，部队高度集中，粮食尤为紧缺，财源也相当困难。而当时富春江南岸适值稻子成熟，处在走私道口上的场口、大源、灵桥等商业集镇，市场繁盛。我军南渡，既可买粮，又能征税，军区决定四纵尽快出发。7月27日，四纵司令员廖政国、政委韦一平、参谋长夏光、政治部主任曾如清等，率四纵司、政机关及十、十一支队共5000多名指战员从孝丰出发，仍由路西第二次派赴浙西联络的何益生等三同志为向导，基本沿着“一渡”时十一支队行军路线，进入富阳县杜墓、千家村一带。当时驻富阳日军已沿富春江北岸和杭新公路增设碉堡工事，并扩充伪军，增添汽艇和橡皮船，加强江中巡弋和对南岸的流窜“扫荡”。31日傍晚，我军翻越东夹岭，前锋侦悉日寇一部已占领汤家埠口岸，并在长山垅构筑了工事，为争取时间尽早过江，部队就改翻新昌岭，出汤家埠以西约10华里的程坟渡口。

日寇发觉我军西出程坟，就立即开枪开炮，企图阻拦。驻守在对岸锣鼓山和场口附近山头的“挺三”、富阳县国民兵团等顽军，也策应日军向我方打炮袭扰。我军首先向东严密警戒，派出部队与日军接火；尔后施放信号，与对岸浙东部队联络。

为配合浙西主力二渡南进，蔡群帆率浙东三支一大、彭林率金萧支队自7月中旬即奉令进入路西地区活动。在四纵南进的同时，浙东部队已在富春江南岸相机接应。约在四纵到达

江边半小时之后，金萧支队一个排和路西县自卫大队附蒋忠带领的路西武工队，也赶到了商元村。他们机智地夺取了“挺三”扣在青江口内的七条开梢船，于芦苇丛中点亮号灯同四纵取得了联络，接着就动员艄公，借夜幕掩护放船过江，接应大军。四纵派前卫部队乘船南渡，将近南岸时，被守在锣鼓山西侧的“挺三”发觉，顽军枪炮齐发，极力阻拦，但为时已晚。前卫战士在金萧支队、路西武工队奋力掩护下，且战且进，抢登江岸，迅速组织了反击。“挺三”顽军深恐被歼，不敢恋战，纷纷夺路朝锣鼓山巅逃命。我军追至山腰，完全控制了两岸渡口。8月1日凌晨，在沿江征得部分民船后，浙西新四军5000多人马，在东起收纤山西至程坟徐公埠，宽约两华里的江面上，冒着日伪顽的炮火，扬帆南渡。

当夜，四纵机关和十支队宿营龙门。十一支队进环山、芳泉等村宿营途中，二营在芳泉村前茶庵埂上，遭到了从富阳城渡江南来流窜“扫荡”的500多日、伪军的突然袭击，发生了激烈战斗。时夜幕四合，一片漆黑。我军猝不及防，加上处在低洼的水田村路中间，既无依托，又难展开，初战失利。二营教导员张自来、四连连长华剑等10人牺牲，营长胡云标等5人负伤。在此不利形势下，支队长余光茂命令支队作战参谋刘锡文代理二营营长，指挥继续战斗。我军重新调整部署，干部战士同仇敌忾，奋起反击，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战斗将近一夜，重创敌寇，击毙敌队长一名、士兵二十余名。最后敌人抬着被击毙的军官尸体，狼狈逃窜至桐庐县境。8月2日，四纵进至大章村及周围地区，与浙东纵队三支一大、金萧支队及远道赶来迎接的金义浦“八大”三中等部胜利会师。不久，蔡率三支一大，带领军区派赴浙东的汪大铭、谢忠良、林胜国等干部返回

四明山。四纵主力则由金萧支队和路西县自卫队、金义浦"八大"等部配合，转战金萧地带。

金萧路西地区，自6月上旬我"一渡"会师部队奉命东返和北渡以后，被赶跑的顽"挺三"、"浙保"以及富阳、萧山等县的土顽势力，又乘隙四窜，重占了河上店和沧州、场口、大源、灵桥等江南集镇；并不断深入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清剿"，派粮征税，抓丁抽捐，甚至对我乡村基层干部、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肆意捕捉枪杀。盘踞于诸、浦交界同山一带的顽"忠义救国军"许长水部和金义浦地区的邢小显等部，在其占据区内为非作歹，作恶尤甚，群众怨声载道，深恶痛绝。我四纵南渡富春江后，许部又在诸浦通道派兵设卡，盘查行人，封锁消息，企图切断我党路西与金义浦的联系，阻止我军南进。为实施军区"组织会稽山战役，打通浙赣线"的作战计划，并应金萧党政的要求，四纵首长决定分兵：四纵司、政机关大部和十支队继续南下金义浦；十一支队仍留路西对付"挺三"和萧山、富阳等县顽伪，同时开展征粮收税，解决部队给养，推动路西根据地建设。

8月5日，廖政国、曾如清等率司政机关大部和十支队支队长陈挺率第二营为先遣队，路西县自卫大队长陈中祺带队随同，经紫阆、翁家先行南下，廖、曾亲率十支队其余两个营，由金萧支队一部配合，经诸浦边迂回前进，准备先围歼盘踞于诸、浦边同山一带的许长水部顽军。8月6日下午，十支队主力合攻了当时窜踞在诸暨草塔的顽"忠救军"一部。该部顽军不堪一击，前后支撑仅个把小时便分数股向西溃逃。盘踞同山的许部顽军也弃巢撤逃。我军当即分四路跟踪追击，以疾风扫落叶之势由诸暨直捣浦江，寻歼溃逃中的许部顽军和其他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